

大众周末

■ 新闻关注



伦敦广场被布置成火星 展现未来移民场景

近日，为拍摄最新纪录片《火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英国首都伦敦一块广场空地布置成火星模样，意图展现未来人类移民火星的场景，极具想象力。



白俄罗斯时装周 模特持枪走秀

白俄罗斯时装周期间，模特T台持枪走秀，展示设计师Tatiana Efremova的服装。



秘鲁萨满举行 宗教仪式预测美大选

11月7日，秘鲁利马，萨满用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海报举行宗教仪式，预测大选结果。



母亲逼3岁女儿 参加儿童选美比赛

一名英国的28岁妈妈Sami Bushell自女儿3岁起就为她报名参加儿童选美皇后比赛，以赢得一个“让人垂涎的头衔”。她表示虽然女儿可能会因此恨自己，但是她渴望看到女儿取得胜利。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他讷于言而敏于行，温良敦厚，文如其人。”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组委会对侯贺良给出这样的评价。他在纪实摄影与艺术摄影方面成就有目共睹，曾为200多名中国及世界当代名人留下了传世经典影像；并凭借包含“飞越齐鲁”专题航拍系列在内的五十张摄影作品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11月4日，本报记者特赴北京，采访了正在参加第十一届中国摄影艺术节的侯贺良先生——

侯贺良：用光影聚焦山东好故事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卢昱



2016年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纪录摄影类别的获得者侯贺良，受邀参加本届艺术节，在北京雁栖湖畔接受本报采访，回顾四十六年来的摄影之路。

“捕捉转瞬即逝的美”

不同于现在广为使用的无人机航拍技术，侯贺良的航拍则是“真枪实弹”，“拿着单反、上机拍摄”。“我对航空摄影产生浓厚兴趣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偶然机会。记得那次，我与几位同事一起登上了一架军用‘运五’型飞机，共同执行航拍沂蒙山区的任务。那天天气晴朗，但气流很大，飞机颠簸厉害。几个小时下来，同机的几个人晕的晕、吐的吐，而我却没有丝毫不适的感觉，完全被眼前的高空俯瞰绵绵群山，那恢宏的气势，那丰富的色彩，还有那蜿蜒曲折的线条，所构成的视觉效果上的美感，都是我在此前从未感受和体验过的。但那次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手中那台不带马达的机械相机无法迅速地把我想要表现的景色连续记录下来。”

航拍为侯贺良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他满怀期待与兴奋开始了别样的拍摄之旅。“此后，我参与航拍的机会越来越多，我登上过诸如国产‘运五’、苏制‘米八’、美国产‘R-22’、‘R-44’及法国产‘EC135’直升机等多种机型，也逐渐积累了一些航拍经验。许多美丽的景色都是转瞬即逝，所以摄影师必须冷静观察，敏捷发现能够突出主题的‘有意味的形式’，然后迅速果断地按下快门。航拍对摄影师捕捉美的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对时间的把控能力要求都比较高。摄影，就是一门观察的艺术、一个选择的过程，拍摄要符合主题的需要。切忌‘胡子眉毛一把抓’，杂乱无章，恨不得把整个地球都收纳进自己的一张画面里。”侯贺良说道，“我的航拍作品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自然风景，另一部分是自然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还有就是城市、乡村及反映基础建设和人们劳动成果的。我一直追求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打破人们传统的平面性的视界限制，在好似熟悉的‘风景’中增添更多的内涵和更强烈的形式感，把人们‘劳作的痕迹’转化为审美视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

平凡之景另有山水。航拍确实不少摄影师的心头之选，但是，伴随高品质摄影作品的诞生，航拍的危险系数也非常高，有时“甚至要把生死置之度外”。

“有一次，初春三月，我在淄博拍摄，那天天气很冷，航拍时飞机舱门要卸掉，我要将身体探出舱门外拍摄，不一会儿全身就冻僵了，感觉冷风真的钻到了骨头缝里。两个多小时下来以后，我已经挪动了脚步，一屁股坐在地上晒了好长时间太阳才能动弹。回到驻地后蒙上两床被子躺了3小时，才觉得身上有了点暖和气，找回点活着的感受。其实，我这些经历并不算多危险。和我合作过的，有几位机长

都因为事故不在了。曾和我一起拍摄沂蒙山区的一个机组，因为撞到高压线，整个机组都坠落了。与我合作航拍山东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的飞行员，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五’。因为考出‘飞行驾照’，他成为西安公安局特警支队警航大队的民警。2013年的时候，我看到新闻，说西安有一架警用直升机坠毁，当时我就心慌了，立马给他打电话，手机不通了。我又给他儿子打电话，得知他出事了。在航拍青岛的时候，我和一位王姓女飞行员合作过，她是我国第一代女直升机飞行员。当时给飞机加油时，她女儿来送冰淇淋，我还留下了她们母女二人的合影。后来，她在宁波拍电视节目的时候出事，飞机坠落到竹林里，据说竹子穿透了身体。听到这些与和我一起航拍的朋友离世，让我很痛心，我时常想起与他们的合作。但这些事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航拍山东的热情、决心和执着。”侯贺良缓缓地说道，眼神却坚定无比。“从农用撒农药的小飞机‘蜜蜂’，到法、美、俄产的军用武装直升机，再到三角翼飞行器，我都跟着上过蓝天。”

照片后的朴实人性

“……一年学业完成，老侯的课外摄影作品陆续面世。大众日报周末版开设专栏，名为《世纪之光》，山东画报每期封三推出《名人近影》栏目，均连续刊出这批作品。臧克家、季羡林、王朝闻、刘开渠、吴印咸、张仃、李德伦、华君武、朱乃正、钱绍武……很有分量的中国文化名人肖像系列。而且每篇都配有一篇短文，图文并茂。这些短文多是老侯夜深人静时分完成的。二十年后回头看，老侯当年决不是随见随拍，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预谋在先。这一年，他把周末全部利用起来，不仅拿到了中央党校毕业证书，更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收获：采访拍摄了50多位当代文化名人。”侯贺良中央党校的同窗好友许衍刚先生在《同学老侯》一文中，这样写道。

侯贺良不仅专注于自然景观与城市文化的拍摄，在人物摄影方面也多有积累，他曾为200多名中国及世界当代名人留下了传世经典影像。“在采访、拍摄这些优秀人物的时候，我的处事行为、做人做事受到很大影响。”

“白天的时间，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去上课，认真学习听讲。业余时间，我借了一个自行车，去城里采访约好的名人，比如季羡林、臧克家等人。从1992年到1993年一年的时间，我采访了几十位名人。通过采访，我发现社会上影响力最大、在专业内最有名气的名人，往往都十分朴实、真诚。其实，名人是一群最优秀的普通人。他们为人随和，又很有个性，但他们的个性表现在对专业的执着追求上，在其他方面反而表现出不可理解的一面。从这一点映射到我自己的身上，我这一辈子能把摄影做好就够了，不强求事事都好，我很知足。”

说起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优秀人物”，侯贺良认真思索了一阵，说：“要说专业成就和为人朴实对比最强烈的，当属季羡林。季羡林是著名学者、北大终身教授，见到本人后，发现他是一位亲切朴实的家乡老人，他是聊城临清人呀。他当时穿着一件有点发旧的中山装，很谦和地说，你是侯贺良呀，欢迎你来了。然后说，你想怎么拍，尽管说，我按你的要求来。季羡林先生的朴实态度，让我一下就放松下来，不紧张了。”

关于季羡林的朴实和谦和，曾有这样一则小故事。上世纪70年代，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到北大报到。由于初进京城，人地生疏，战战兢兢。一个人肩扛行李好不容易找到新生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把行李托付给一位手提塑料网兜路过的老者。东奔西走，待忙过一切，已过时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当即吓得魂飞魄出。一路狂奔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老者仍站立路旁，手捧书本，悉心照看着地上行李。年轻人对老者万分感谢。第二天在开学典礼上，年轻人看到昨天帮他看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端坐主席台上。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在采访前，我查了许多关于季羡林先生的资料，也看到过这则故事。原本我是有点怀疑的，但是见到本人后，我相信这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

“还有一位，就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潘承洞。我去他家里采访，他告诉我他家在三楼哪一间房间。当时我爬到三楼一看，房间门口堆着蜂窝煤和一堆杂物，很简陋。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中科院院士、校长住的地方，然后我就下楼了。在楼下问了一位路人，他说那就是潘校长家。我采访他的时候是大年初一，跟着他去给数学系和留校职工拜年，后来留在他家一起吃饭。他夫人做的豆沙很好吃，我就夸赞她厨艺很好。吓得潘校长赶紧说，我们家一年就做一次。意思是说，我不要想着总去吃。潘校长是一个很真诚、很可爱的人。吃完饭，我们闲聊的时候，潘校长就进书房看书了，我轻轻拉开一道门缝，透过门缝拍下他学习的真实自然状态。”回忆起与潘校长的交往，侯贺良脸上一直微笑着。

山东好故事讲给世界听

山东的好故事不只讲给家乡人，更要走出国门，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曾任山东省委外宣办副主任兼《走向世界》杂志社社长的侯贺良，努力将“山东精彩”绽放在世界的天空之上。

“为了庆祝中法建交40周年，2003年9月，山东省和法国布列塔尼大区两个友好省区共同发起了一次摄影家交流活动——‘交流的目光’，这次活动是由我策划的。活动是中法两国各选三位摄影家，前往对方的国家省份，从外国人的视角拍下异国的美丽。每位摄影家提交包含本国和异国景象在内的十张摄影作品，用于巡回展览。摄影在法国得到迅猛发展，法国纪实摄影表现也十分突出，所以，这次交流活动能够反映出山东不同的美。来山东的一位法国摄影家选了一个主题是拍摄‘中国的家庭’，用黑白大页片为一家人拍摄家庭人像。这种返璞归真的拍摄视角，折射出中国家庭的生活状态，这正是摄影文化的一种更高追求。在法国举办展览时，这组照片反响最大。许多法国人，对于中国家庭四世同堂和睦相处感到特别吃惊，看到中国家庭有大电视、大沙发感到很惊奇。其实，有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历史上，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还没有火车。这种交流特别重要，用影像将山东故事、中国故事直白地展现给世界。影像记录历史、反映现实的功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

通过影像讲述山东故事，是“最生动、便捷、迅速的形式”。为了更好地对外宣传家乡，侯贺良不计报酬、不加署名地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呈现给外界。“2007年，为庆祝山东省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关系20周年，在巴州举办了‘山东周’系列活动，并在州政府办公大楼二楼进行了一场名为‘孔子故里——魅力山东’的图片展，图片展中有我拍摄的120多幅作品。我也没有署名，因为我的作品能够被选中展现家乡美，我就很开心了。在悬挂照片的时候，德方的一个负责人询问这些图片都是谁拍摄的，在德方一同举办活动的中国同事就说，是侯贺良拍摄的。后来，在活动的开幕式上，由于我当时正在拍照，也没有带同声传译，听同事说，在州长讲话中，特别提到展览照片是由我拍摄的，并表示感谢。”说起这些令人骄傲的“小故事”，侯贺良开心地笑着。

“就像《走向世界》杂志的创办宗旨，世界了解山东的窗口，山东走向世界的桥梁。我希望我的作品也承担起这样的作用，用镜头语言讲好山东的故事，也能为亲人、家乡讲好世界的故事。”

“工作成为爱好”

走上摄影这条路，是侯贺良没想到的，但也是命中注定的。从小学开始，侯贺良就担任大队学习委员，负责黑板报宣传、期刊征订等工作。进入工厂工作后，凭借一手好字好画，被厂里的宣传科借调从事宣传工作，并“第一次真正使用了相机”。

“我清楚地记得我上班的日子，那是1970年8月10日，我进入工厂工作。在那个月的31号，我就被借调到该厂的宣传科。因为工厂隶属于公安系统，宣传科配备了用于刑侦工作的两台照相机，一台是绿来福来双镜头120，另一台是上海58-1型135照相机。因为工作需要，我也开始学习摄影技术。”

兴趣不一定是天生的，也可以慢慢培养。工作和爱好不一定就是冲突，也可以两者有机结合。“刚工作的时候，我才17岁。一腔热情和干劲都放在工作上，对摄影这门新技术也想着赶紧学好。其实，最初我酷爱美术，那时候我对摄影也谈不上兴趣还是爱好，更多的是出于对工作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后来，我发现摄影能够迅速、直接地展现生产的形势，记录当时的历史，和同属于造型艺术的绘画相比，反映更生动、更真实。这一点，我确实被摄影深深吸引了，再加上工作的需要，原本的摄影工作成为了我的兴趣和爱好。”侯贺良认真地说，“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人的一生能全力以赴做一件事的时间也就几十年，一转眼就过来了。所以，这一生能够认真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对于我而言，摄影就是值得我要做好的这件事，我只想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摄影路。”侯贺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与日益精湛的摄影技术，侯贺良来到《山东画报》，他从摄影记者做起，到编辑室副主任、主任，总编室副主任、主任，总编助理，副总编辑，并担任近五年的总编辑。“这一路走来，一步一个台阶，在每一个位置上我都很安心。对待职位的变动，我都怀着顺其自然的心态。”2009年，侯贺良被调到《走向世界》杂志社，担任社长。

2001年，侯贺良向中国摄影金像奖提出申请。“原本申报的是创作奖，后来组委会给我打电话，询问我可不可以改申图片编辑奖，因为我编辑过数百本画册。其实，我对于奖项没有太大的欲望，于是就同意了。结果，没想到获得了那一届图片编辑奖，成为中国摄影金像奖图片编辑奖第一位获奖者。”加上今年所获的中国摄影金像奖，侯贺良成为该奖项图片编辑与作品创作双奖项的获得者之一。主持策划、创办中国第一本对韩月刊《金桥》、空中杂志《新航空》、将《走向世界》由双月刊改为周刊，对中国山东网进行改革升级，这是侯贺良在摄影“外”的工作与努力。

上天从不辜负每一位辛勤者。今年，侯贺良迎来属于他的“花开时节”：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十杰人民摄影家、2016北斗之星中华艺术金马奖终身摄影成就奖、传奇摄影师……从17岁拿起相机的那一刻起，这四十六年的摄影追求，便是侯贺良的心中所向与心中所乐。

■ 责任编辑 郭爱凤